藝術節經費達9700萬元

劇壇情侶潘燦良蘇玉華攜手合作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一年一度的香港藝術節不僅是藝術愛好者的節日，亦是表演藝術節目票房的保證，近數年來演出上座率都超過九成。將於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七至三月二十七日舉行的第三十九屆香港藝術節，更會錦上添花，其財政預算會由今年的七千七百萬提高至九千七百萬元。節期長達三十九天，門票及演出數量都有所增加，這次會有三十八個外地藝團、十六個本地藝團舉辦超過二百場演出及活動。

在昨日的記者會上，藝術節主席李業廣表示，來屆藝術節的九千七百萬元預算經費中，有三千三百一十八萬元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撥款，香港賽馬會資助八百三十萬元，其他贊助會籌到一千八百五十萬元，若加上票房收益預計達到三千七百萬元，便可達至收支平衡。

紐約芭蕾舞團首來港

多了二千萬元預算資金，怎樣用得其所？香港藝術節節目總監梁掌瑋介紹說：「這次參與的本地年輕藝術家多了，他們不少會同時參與創作及表演的工作，組合也呈多元化。藝術節舉辦三十九年來，見證了新一代在藝術上的蓬勃發展，現在更有機會栽培他們創作、演出，是很有意思的工作。」

除此之外，梁掌瑋表示，有更多經費去邀請出色藝術家及藝團來港演出，例如開幕節目邀得意大利著名花腔女中音塞西莉亞・芭托莉（Cecilia Bartoli）來港演唱，她將演唱十九世紀意大利與法國名歌，還會演唱原本爲閹人歌唱家所作的高難度歌曲。梁掌瑋又補充說，紐約市芭蕾舞團更是首次來港演出，好多年前已希望邀請該團，這次終於如願。該團將演出音樂劇《夢斷城西組曲》及巴蘭欽多個作品。

藝術節過往甚少舉行展覽，就算有，也是一些配合節目的海報展、服裝展等，來屆則會舉辦一個裝置展覽「聲光園」，作爲特別節目。梁掌瑋說，藝術節邀請了幾位英國藝術家，將九龍寨城公園用不同形式的影像、聲音與光線投射，配合寨城公園的環境，設計出二十多個科技與自然相融的設計裝置，將公園變成「聲光園」。梁掌瑋表示，這幾位藝術家已來港作過現場視察，他們又曾與區議會商討，得到大力支持。不過，「聲光園」要收取二十元入場費。梁掌瑋解釋說，在三星期的展期內，寨城公園大部分地方都布置着展覽，只是其中一個部分需要收費，原因是易於控制人流，收費的展區每天分時段讓觀衆進內，一天只可容納一千人觀賞。

寨城公園打造聲光園

昨日在記者會上吸引不少人眼光的是劇壇情侶潘燦良與蘇玉華攜手出席，他們將於藝術節的戲劇節目《重回凡間的凡人》中合作。該劇由潘燦良初次編劇，並兼任導演，蘇玉華擔任女主角，張錦程飾演男主角。

潘燦良介紹說，該劇在他心中已醞釀了差不多十年，〇六年到美國深造時寫了一半，去年他參加了潘惠森策劃的「劇場裡的臥虎藏龍」計劃，終於完成了劇本的初稿，其後接到藝術節的邀請，促成這次演出。《重回凡間的凡人》故事描寫三十多歲的青年，常內地香港兩邊走，一天，父親突然離世，令主角有所領悟，同時亦經歷人生百味。潘燦良說，靈感來自身邊一位朋友遇到親人離世，事後再見到這位朋友，發覺對方的狀態與往日不同了，更加踏實了。「這令我回想起我的爸爸離開時給我的衝擊，到了三十多歲這個階段，人生經歷了什麼？有什麼經驗？將來又會怎樣？親人的離開對我有直接的影響，切實改變了我的生活，一下子將我由天堂拉回人間，亦是成長中的一個階段，我需要在這個階段去檢視自己的人生。」

◀潘燦良（右）首次編劇，兼任導演，請來女朋友蘇玉華擔任女主角 本報攝

潘燦良編劇醞釀十年

這次與蘇玉華合作，潘燦良笑言：「我可以『點』她！」之後又盛讚蘇玉華經驗豐富，能幫他審視劇本的不足，早前他與演員們一起圍讀及舉行工作坊，覺得演員的意見非常重要，尤其是對他這個第一次寫劇本的初哥更重要。他說，和蘇玉華的生活都離不開戲劇，除了排戲時一起研究，就算吃飯時忽然想到有關劇本的點子，都會一起討論。潘燦良稍後會向香港話劇團請假兩個月，專心排演。

來屆藝術節的節目還包括萊比錫歌劇院的《崔斯坦與依索爾德》、沙爾與萊比錫布業大廳樂團、聖多馬少年合唱團、柏林劇團的《三毛錢歌劇》、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團的《爸爸的選擇》、北京當代芭蕾舞團的《金瓶梅》等。藝術節即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接受郵購、傳眞、網上訂票，詳情可登上網站www.hk.artsfestival.org。

鄧樂妍帶來新體驗

林澤群嘗試演悲劇

▲藝術節重點戲劇《回收旖旎時光》由袁富華（中）導演、林澤群（右）主演，圖為兩人與藝術節市場總監鄭尚榮合照

◀新晉作曲家鄧樂妍（左）作品《花臉》及《年輪曲》將於藝術節作世界首演，右為其好拍檔Francis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俞凱穎報道**：今年香港藝術節獲康文署撥款，由去年一千九百三十五萬元，大幅增至三千三百一十八萬元。主辦單位表示，撥款將用於豐富演出節目及作出新嘗試，爲本地一班「生力軍」提供創作平台，進行實驗探索。林澤群及鄧樂妍是藝壇精英，他們將參與本屆藝術節，本報訪問了他們，與讀者分享他們的表演及創作心得。

今年四月獲頒第十九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男主角及最佳男配角的林澤群，現正忙於綵排藝術節全新戲劇《回收旖旎時光》，由鍾燕詩編劇、袁富華導演，明年三月十日於演藝學院實驗劇場正式公演，共演五場。該劇改編自捷克作家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的《過於喧囂的孤獨》，內容講述一位廢紙回收廠工人，從每天回收的書籍中獲得知識及尊嚴，變成「書痴」。他在閱讀過程中馳騁於個人幻想世界，但好景不常，工廠改革要裁員，工人面臨被炒，最終選擇拿住尼采的書本一同進入壓紙機。而林澤群便是飾演該名工人，宣傳海報是林捧着書本仰卧於回收紙堆上，閉着眼一副陶醉的樣子。

導演袁富華與林澤群相識多年，二人分外惺惺相惜。袁笑言：「我認識群仔好耐，他做戲很好，以往他多數演喜劇，這麼一個好的演員，只演喜劇多浪費呢，今次新劇主角性格比較陰沉，兩年前我已經很想做（該劇）。」林澤群說：「飾演悲劇角色對於我是一次新嘗試，我自己也很興奮期待該劇公演。」

藝術節另一亮點是新人鄧樂妍，她外表清秀笑容甜美，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作曲系，獲學士學位，曾多次在歐美發表作品，是本港的現代音樂作曲家。其最新作品《花臉》及《年輪曲》乃獲藝術節委約作世界首演，其中《花臉》用於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協奏曲音樂會的開幕序曲，而《年輪曲》則爲室內歌劇而作。鄧樂妍與韓國統營國際音樂節樂團合作，以中樂特有的彈撥樂與西方拉弦樂作伴，中西敲擊樂爲引，中樂西樂韻味相融，爲大家帶來一個嶄新的歌劇體驗。

鄧樂妍說：「作曲的時候，我喜歡關在房裡埋首創作，好像寫日記般用音樂述說心事，而《年輪曲》則很不同，一大班人聚在一起不單止玩音樂，繪畫及影像也會在劇中出現，《年輪曲》主題是表達對人類及地球命運的關注。」

▶梁掌瑋介紹藝術節節目 本報攝

▲出席藝術節記者會的工作人員、演員、贊助代表等嘉賓大合照 本報攝

讓座

雲家洛

這是地鐵車廂裡一個奇景。車門打開，一對母子衝進來，阿媽找了唯一的座位坐下，大約十歲的胖嘟嘟兒子沒有位子，站在阿媽跟前，百無聊賴，搖來搖去。

阿媽旁，坐着一位白髮斑斑的老伯，他身軀瘦削，面容枯槁，但眼神炯炯，估計六十來歲吧。他正讀報章馬經版，看見肥仔沒有位子，竟然主動站起來，讓坐給那位十歲的男孩。

男孩一聲多謝也沒有，立刻就鑽到座位上，母親也沒表示謝意，一切是多麼理所當然。老伯並非快要下車，他站在車廂中，四周乘客沒有人讓座，直到數站過後，他才找到位子坐下。

老人讓座給小孩，這是什麼世道。

坐地鐵，孕婦、長者、手抱嬰孩、殘疾人士，當然要讓坐。但有兩種人，我堅決不讓。第一，是懂得站立的小孩，縱使他站在我眼前，大叫很累很累，我也不會讓。香港的小孩，就是呵護太多，人人都是小霸王，在地鐵站立，有什麼大不了，生活就是累人，不能期望周圍所有人要讓你，平時小孩鍛煉少，請你繼續站，鍛煉身體訓練耐性。

第二種人，是那些年過七十仍然濃妝艷抹兼拿着名牌手袋的女士。不讓座，因爲怕傷了她的心，也怕她會「老羞」成怒打我。

誰的記性好

阿 濃

認識一位大機構的女公關，有一次機構搞年度籌款活動，她邀約了中西傳媒和文化界四十多人，未介紹籌款目的和活動詳情之前，她先一一介紹在場各人。她簡略地說出他們的名字，工作範疇或單位，職銜和成就，一個不漏。她出色的記憶力贏得大家熱烈的掌聲。

說到認人，我自認低能。經常在公共場合碰見一些朋友走來跟我打招呼，他們叫得出我的名字，我只覺得面善，卻不知道他們是誰。遲疑間，他們會頑皮地問：「你可知我是誰？」

也有不即時「逼供」的，或許以爲我一定認得他，大家相談甚歡。在交談中有時我會找到線索，漸漸記得他是誰；但也有到分手也記不起的，就連累我事後要把他一處處代入：小學同學？中學同學？大專同學？甲校同事？乙校同事？丙校同事？某會理事？某機構成員？舊日鄰居？某次旅行團友？

有一次代來代去都找不到他是誰，直到我去補牙才知道他是我的牙醫。他平時穿白袍，那天卻穿T恤牛仔褲。

除了公關，我覺得認人最有本領的是酒樓伙計。即使一年才去一兩次的酒樓茶室，他們也叫得出我的名字，飲茶還有九折免茶優待。他們是留心，用心並且有心。

願龜跑

王 渝

《寧願龜跑》是不久前刊登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作者說他晨跑的時候，不僅有年輕人從他身邊跑過去，還有灰了頭髮的跑過去，甚至疾走的兩位女士也超過他。他不在意，他聽着音樂堅持以自己感到自在的速度慢慢長跑，一日又一日。

現在他很少感冒，血壓、血糖、血脂都降低了。親友中頗有一些想幫他增加跑步的速度，給予各種建議。他都沒照辦，依舊我行我素。他覺得，他的慢跑達到了增強健康的目的，而且過程愉快，心情寬鬆。不是很好嗎？

我讀此文很生出共鳴。現代人，尤其紐約這樣大都會中的現代人，都活在匆忙中。該忙的固然忙，不該忙的也照樣忙，於是工作忙，度假也忙。上個周末有個朋友跟我說：「沒事的話，去趕場電影吧。」聽了那個「趕」字，我當即打了退堂鼓。那天晚上和幾個朋友吃飯，發現好幾位速度驚人，我也被帶動起來，而且邊吃邊說，互相搶話頭，鬧到情不自禁一起哈哈大笑。

前一陣和孫康宜在電話中聊天。她提到一個暑假都忙得不得了，忙着查資料，忙着寫書。把自己折磨得身心疲累，實在受不了啦，決定硬着頭皮跟出版社情商，要求放寬時限。她說：「沒想到，時限放寬，我心也放寬，結果輕輕鬆鬆，在原來約定的期限之前，把書完成了。」

重溫

舒 非

重溫舊片很多時候會失望，歷久彌新的是鳳毛麟角——那天又經歷了一次。

重溫的舊片是《秋天的童話》。還記得當年在戲院看，很是喜歡，美好印象保留至今。

好了，重看一次，就把好印象徹底打爛了。當年那麼喜歡，現在怎麼看，都是一齣膚淺的電影。女主角赴紐約讀書，早兩年先去美國的男友變了心，舉目無親，也沒錢，靠親戚的親戚幫忙，在惡劣的環境下求存。

男主角是周潤發，女主角是鍾楚紅，還有一個去世多年的陳百強，是當年的黃金組合了。可是故事從頭到尾，完全在意料之中。情節一開始，觀衆馬上能知道情節如何發展，實在沒有看頭。

說到電影故事，最差的是意料之中，情理之外。最好的是意料之中，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當然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秋天的童話》兩者都不是，它是情理之中，也是意料之中。沒有驚喜，缺乏戲劇性，那是什麼呢？那是很平庸的作品。

或許當年吸引自己的是漂亮的男女主角。對了，周潤發當時沒啥皺紋，是個高大、笑容可掬的帥小伙；鍾楚紅是典型廣東美女，什麼叫廣東美女？比較一下江南的美女就知道了。這種美女不是那種身材高挑，鵝蛋臉，水汪汪大眼睛那種。這種美女不很搶眼，卻比較經看，越看越好看。

重看他倆，我更不喜歡周潤發的角色，比鍾楚紅的還差。當然，這是劇本的問題。

掃不苦

葉特生

大陸，香港，東南亞的富人住大房子，沒有問題，因爲有管家，有傭人，清掃打理，井井有條，完全沒困難。而且工資標準較低，小康之家也請得起菲傭印傭，夫婦二人可同時出外工作。

至於美國，除非大富豪，一般上班族家庭住一兩千呎房子，經常打掃已經是不可能的任務。如果要像港人請個住家傭人，所花代價貴三幾倍，另加醫療保險和勞工責任險，花不起，所以大多靠自己打理。房子不但使屋主成爲屋奴，更成爲清潔苦工，房子愈大，辛苦愈甚，不知所爲何來？年紀漸長，打掃一趟，搞到腰酸背痛，很多人忍受不了，退休後寧願放棄美國生活，到中國大陸去生活。另一種人，寧願房子愈來愈髒，不清也罷！或者過一段長時間，才花錢找人清洗一遍。

差不多年紀的人聚面，都在談打掃之苦。我說不苦不苦：苦不苦，在於你的要求標準和對事態度。我現在採取的標準是得過且過，順眼就算；而且分段進行，每天做一點。今天清馬桶：用寬容的態度、眼光看馬桶，捧在手心，盡力清洗內邊上硬水留下的污漬，年深月久，力氣也不夠，清不掉，就由它。清潔時，我不是勞動者，上頭沒有地主和老闆在鞭策，我是個藝術家，爲自己的作品負責。洗完擦完，爲自己的盡力而喝采，相當滿意。既然不在乎進度，也就沒有壓力。明天又想想：清潔一下窗簾布也好，也看着滿意極了。每天做一點，每天都滿意。這就是我的清掃家居態度。但最忌沒恆心，一曝十寒，以後就停住不想做了。無論多忙，最少每天十分鐘，抹一下電腦屏幕也好，最終一定要到自己看着滿意爲止。雖然無法窗明几淨，但心情特佳。又不是請客回家，管別人看法作甚，髒亂，也能自得其樂。

秋風起

卅 而

中秋一過，天氣就明顯涼了。從悠長悶熱的苦夏中一下子解脫，不用開空調了，不要吹風扇了，秋風帶一點兒頑皮也帶一點兒輕薄地撩逗窗簾，窗簾飄舞給人的感覺不僅僅是涼快，還平添了幾分曼妙。就這樣我們變得神清氣爽，就這樣我們摩拳擦掌，心想可別辜負了這清徹純淨的秋啊，要幹一點兒什麼才好。

最好的當然是去秋遊。到有楓葉的地方看看被秋意一點點染紅的葉片，去享受秋風拂面那種無比的快意，也可以吃點排毒進補又不算太貴的食物，更可以什麼都不幹地入定坐禪，進入深層思考狀。想想人生，快樂的和痛苦的，偉大的和平凡的，明朗的和鬱悶的，一路坦途的或蒼涼坎坷的……在所有的思考都化作了厚重的秋實時，那麼最好的消費秋和享受秋的方法，莫過於動筆寫一點兒像秋一般多姿、像秋一般豐饒、像秋一般殘敗和蒼涼的文字。秋令我們有了用文字去傾訴的情懷，許多人常常就在秋裡，開始了與其說是向別人訴說，不如說是自言自語的一段文字長途跋涉。

在秋裡，思緒變得和秋水一般清澈寧和，連寫出的文字也冷靜縝密，這時說的話，比春少了點兒潮，比夏少了點兒煩，比冬又少了點兒酷。不冷不熱不煩不潤，正好是文字一個很好的境界。難得有人約小說稿，答應了，只因爲這正是一個天涼好箇秋的季節。

文藝阿婆

關 平

報端文章，有專欄作家諷刺某些寫了幾十年還不肯退下的年長女作家，稱之爲「文藝阿婆」。

鍾情文藝、熱愛寫作，原本沒有年齡之分，讀者要求閱讀的是好文章，哪裡管作者是九十老婦還是幾歲女孩？

香港女作家特別耐老，打開報章副刊，文章作者之中，十之八九都是「資深」人士，寫了起碼十年八載，超過二、三十年的，也大有人在。除非作者一向以「文藝少男」、「文藝少女」作號召，幾十年來不肯改弦易轍，否則，從「文藝少女」升段到「文藝阿婆」，有何不妥？

如果作者幾十年來一直沉鬱「文藝少女」的形象，話題內容永恆不變，幾十歲扮青春硬撒嬌，一早就給讀者捨棄了，怎可能還在江湖行走？就算年紀漸長，作者能與時並進，跟上趨勢，把幾十年累積的經驗智慧與讀者分享，豈非讀者之福？「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報有一老」亦可作如是觀。

看亦舒，寫愛情小說恐怕超過四十年了，筆下的婦女界強人依然屹立，悠然自得，傲視群芳，又有何不好？小說寫了幾十年，照樣吸引到讀者擁護，歷久不衰，仍然位居城中暢銷女作家之列，這才叫功力境界。旁人要學也學不來呢。

國際風雲

黃子程

報載美日擬釣魚台聯合軍演。那顯然是要演戲給中國看了。今日國際形勢，表面天下平靜，背後各有精心複雜的策略安排，每天讀着這類新聞，很叫人有不安的感覺。

國際間的公義，基本上只是美麗的謊言，強權壓倒一切。一部世界歷史，全是侵略和欺詐，只是仍叫人能活下去的，就是人類最終還能戰勝侵略、揭發欺詐，縱使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當前的國際領導者，不外是爲了生存與發展而籌措，每一代的領導者，大多只有幾年間的執政時間，他們可以做的，就是在其執政期間，短視地使國民活得好、國威無損。至於將來如何，國家的發展該有怎樣長遠的眼光，他們大多是不加理會的。

自私，成爲每個國家最功利的國策，利己當前，損人是在所不惜的。日本爲了自己的生存與發展，即使有幾多學者研究及撰文指出：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但日本官方決不肯接受這個事實，這是他們賴以生存與發展的機會，怎肯輕易放棄？日本靠着美國的超級軍事力量，美國亦樂於拿着這個「藉口」可以耀武揚威，繼續發揮其虛僞的正義，從而可延續其一貫的帝國主義本質。

目下美國內部經濟一籌莫展，它以此轉移國民視線。國際風雲驟變，值得關注。